

浪跡十年

陳  
孝

陳  
達  
著



浪  
跡  
  
十  
年

商務印書館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初版

( \* 93643 滄熱 )

浪跡十年

滄版熟料紙

定價 一角

四版

版權所  
翻印必究

著者

發行人

所

達

河南路

官 龔

印刷 啟

發

## 序

在以往十年裏，我的生活過程中，遭遇着極重要而稀罕的事變。其最顯明的，便是駐華日軍在盧溝橋的挑釁，釀成中日之戰，隨後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件非常之事，對於我發生了繁雜而難以形容的影響。不說別的，單講我國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剛是四十有零的壯年。而今白髮頻添，精神漸衰；雖尚非是老者，但體力，毅力與記憶力，已遠不如當年。抗戰不是使我衰老的原因，因沒有戰爭我亦是要衰老的，但抗戰確實催我衰老，使我衰老得更快。所以在抗戰期間，我個人如何生活，是值得分析的，因為由此可以反映出來許多和我相似的個人，或和我相異的個人。具體說來，在抗戰期間，我的心情如何？工作如何？對於抗戰的反應如何？對於社會的觀感如何？對於我國建設的期望如何？見解如何？

為要解答前述的問題，或不勝列舉的其他問題，理應有比較詳盡的記述。記述的方式可以有下列數種：(一)自傳：我還是中年以上的人，不想在這個時候，片段的敘述自己的生活。

(二)回憶錄 (Reminiscences)：英美有些人士，關於追述過去的經驗與事實，往往利用此法。

(三)有些人把生活與自己的工作，在同一書內夾敘，例如美國社會學前輩，柯立教授 (Charles H. Cooley: Student and Life)。(四)德國人有時採用一種通俗而隨便的撰著，作關於『研究

旅行』(Studenreise)的敘述，內中旅行的成份多，研究的成份可多可少。上述數種，我也有局部採用的，但沒有純粹的採用那一種。我的最後決定，是用本書的方式，分章與節及目。分節的標準或用地域或按題目的性質。節下有目，記載較詳的事情，大致依時期排列先後的次序。目與目之間有時沒有系統的關係。一章之中亦往往缺乏嚴謹的組織。就本書的書名視之，彷彿是一種小品文的著作，細察其內容實是敘述我的見聞，我的觀感，我的工作，我的思想。用隨便的文筆，鬆懈的組織，說些我要講的話，記些我認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我所見的東西如風土人情；我所遭遇的社會境地如討論會；我所接觸的人物如蘇聯勞工，或雲南鄉民，往往隨筆寫出。有些事情是瑣碎的，是無關宏旨的，但亦有比較重要的事實。無論如何，我將所見所聞與所想到的，隨時記下，盼望有些資料或可供參考與研究用的。

我既打算將所見所聞與所想到的隨時記下，其最方便的文體莫如筆記。我從小就學習作筆記，到如今還保存此習慣。我在閱書或旅行的時候，大致帶筆與紙，預備隨心所欲，抄記任何項目。俗語云『好記性不如爛筆頭』，我在少年時，記性固然不壞，且筆是甚勤的。這部書的材料，大部份係依賴勤於筆而集成的，事無鉅細，輿到即記。我認為筆記是最隨便的文體，利於記述事物，表達思想。

因為我是社會學學生，凡是我所注意的人與事，人與人的關係，人與事的關係，事與事的關係，往往含有社會學的意味。我的觀察與思想，有時候不知不覺的入於社會學的領域。本書

所記的在有許多方面，可以灌輸社會學的知識。不過這些知識，亦是無系統的，無組織的，不像是教科書那樣的機械與莊重。

我所敘述的，有許多誠然是瑣碎的事情，但人的生活裏，有很大的部份是由瑣事累積的，例如衣食住及日常的活動。對於這些事件我們能夠觀察，觀察時要能利用五官的全部或若干部份，觀察時要能減少錯誤。第二要能將所觀察的，隨時隨地記錄下來，記時要力求與所觀察的結果相符，並且力求正確，避免偏見。如果不記，有許多事物，就變成過眼的雲煙，不留痕跡，以後再無研究的機會。如果記得不夠詳盡，對於敘述或立論，有時得不着可靠的根據。第三要能了解這些記錄的意義，要能解釋所觀察的現象及所記錄的事實。如能做到這一步，結論原理與哲學俱可演繹出來，且可提高其準確性，因為他們是根據於事實的。所以有許多少年，閱讀本書之後，應該可以得着些訓練，這些訓練，是實證社會學的初步。

本書所包括的材料，始於民國二十三年八月，止於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共為十年又九個月。最初四章敘述我在閩粵與南洋的旅行。第五章討論歐洲旅行中的蘇聯部份，餘稿業已散失。自第六章起，其內容俱是描寫抗戰期間我的生活，工作與感想。

第九章（抗戰建國）內第四圖（昆陽縣夷人捉野雞）及第五圖（昆陽縣夷婦背物），係老友孫福熙（春臺）兄所畫的，特此聲明並誌謝。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後四日）陳遼序於雲南呈貢縣文廟。



(乙) 網甲.....三五

(一) 檳港.....三五

(二) 文島.....四二

(丙) 西婆羅洲.....四三

(一) 坤甸.....四三

(二) 山口羊.....五四

(三) 孟加影.....五六

(四) 鹿邑.....五七

(五) 東萬律.....六〇

第三章 馬來亞.....六四

(甲) 星加坡.....六五

(乙) 馬六甲.....七三

(丙) 檳榔嶼.....八〇

第四章 暹羅與中南半島.....九五

(甲) 暹羅.....九五

(一) 曼谷.....九五

20400

(乙)中南半島	一一一
(一)安哥	一一一
(二)提岸	一一二
(三)西貢	一一四
第五章 蘇聯	一一八
(甲)莫斯科社會一瞥	一一九
(乙)工人生活與工廠	一四三
(丙)集合農場	一五三
第六章 盧溝橋事變	一五六
(甲)告別清華園	一五六
(乙)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	一五八
(丙)南華遷民社區	一六〇
(丁)由北平到長沙	一六〇
(戊)長沙臨時大學	一六四
(己)由長沙到昆明	一六七
第七章 戰時的雲南	一七一

(甲)昆明及附廓	一七一
(乙)蒙自	一七六
(丙)抗戰雜纂	一八二
(丁)西南聯大與社會學系	二〇〇
(戊)旅行與調查	二一四
(己)觀感偶記	二二三
第八章 呈貢的見聞	二七二
(甲)民風與節令	二七二
(乙)生活一般	二八五
(丙)國情普查研究所	三一八
(丁)讀書隨筆	三三八
第九章 抗戰建國	三七九
(甲)全國主計會議	三七九
(乙)內政部各省市戶籍幹部人員訓練班	三九〇
(丙)雲南環湖市縣戶籍示範實施委員會	四〇九
(丁)人口政策研究委員會	四四三

(戊) 全國社會行政會議.....	四四五
(己) 中央訓練團黨政高級班.....	四五六
(庚) 社會部社會政策會議.....	四六〇

# 浪跡十年

## 第一章 粵東閩南與廣西

### (甲)南洋華僑研究的緣起

民國二十三年春季，當我的人口問題一書將脫稿時，屢接中國太平洋學會來信，約我擔任一種研究工作。因該會於民國二十二年，在加拿大的益夫(Bank)開會時，曾由國際研究委員會，決定該會以後數年的研究計劃，以太平洋區的移民問題為中心，認為移民運動可以影響各關係國的生活程度，使得各國間商品的製造與運銷，發生成本上的差別，因此引起國際的商業競爭及衝突。並因此對於太平洋區發生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各種問題。經考慮後，我接受該會請求，準備研究我國的南洋邊民問題。該會並請清華合作，清華准我請假壹年，薪金照給，作為清華對於該會的捐款。我隨即擬就研究計劃，分送國內外著名學者徵求批評及建議。並乘暑假之便，南歸，赴浙江餘杭縣城岳家姚宅小住。今年餘杭大旱，據父老所告，為六十九年來所未有，縣城東門外溪塘上一帶的茗溪，平時水深丈餘，今年溪底業已曬乾，形似龜裂。行人可自此岸步行達彼岸。有些人家在溪底中間拙潭，深五尺以後可以得水，作為飲料。距潭二

里的人家尙來挑水，足見飲水之難得。因時間匆促，我未到東鄉裏河，自己家中探望，即赴上海，晨自餘杭縣城坐公共汽車至杭州，改坐火車，當日黃昏抵中。遇老友李子雲兄，說目下跳舞盛行，約我同往跳舞廳。惜今夜有雨，子雲疑跳舞廳內顧客稀少，豈知我們到達某跳舞廳時，座中客滿，已無立足之地。我回想一日之間，晨離餘杭的災區，晚抵繁華的上海。餘杭已有成千成萬的難民餓死或病死。上海還是歌舞昇平，過醉生夢死的生活。不出十二小時，我彷彿脫離地獄，步入天堂，至少在肉體上有如此的感覺，真使我有不可形容的慘痛。

中國太平洋學會，定期開會，約滬上學者十餘人，討論我的研究計劃，總會研究幹事 Wm. Holland 及 Bruno Lasker 先生亦出席，後者和我以後有親密的合作，特別是調查開始的時候。中國太平洋學會幹事劉馭萬兄，拉斯克先生和我坐荷蘭輪船離中赴廈門，船抵埠時大雨傾盆，我冒雨與廈門大學林文慶校長作初步的接洽，預備工作人員將來到廈門時，可以得着些方便。我們即乘原船赴廣州，住於嶺南大學。我即組織調查團，自任團長，約嶺南大學社會學教授伍銳麟先生任副團長，中山大學傅尙霖教授及廈門大學徐聲金教授任顧問。

### (乙)汕頭及其附近

按我國舊俗，凡海外的中國人，都混稱為華僑，其實包括性質不同及人生觀不同的兩類人，即遷民與僑民。凡由我國遷出者謂之遷民，凡在海外生長者謂之僑民，僑民的父或其上代

由中國遷出的，其母或其上代大概係當地的土人女子。我國的領事以遷民爲管束的範圍；至於僑民則被殖民地政府認爲歐洲統治國的籍民，不受中國領事的指揮。僑民大致是混血兒，不識華文，不知中國歷史與地理，但有許多人尙愛祖國，並表劇烈的同情。

我經過屢次訪問，知南洋遷民的社區，歷史最久而人數最多者在潮汕及廈門近處。乃着手在廣州招請說汕頭話的調查員十餘人，前往汕頭，在澄海縣屬樟林鎮住下，以推行調查的工作。樟林在汕頭東北約六十里，計七鄉一鎮，互相毗連。最近一百年以來往暹羅者人數逾五千，往南洋他處者亦不少。樟林的鄰村是東壠，近海，往昔帆船俱在東壠出口。近來南洋遷民往往自樟林赴汕頭候輪渡海。當最近一次的遷民運動正在進行時，遷民領袖及地方紳富，爲便利交通起見，自樟林至汕頭，先築輕便鐵道，用手推車，每車可坐四人。當輕便鐵道初築時，原擬架大木橋於韓江之上，但因工程欠佳，橋成不久即塌，以致不能採用，聽說其弊由於經手人吞款所致。輕便鐵道的路線，只好繞道至樟林，後因經營不得法，將此路抵押於台灣銀行。現在自樟林至汕頭的主要交通方法，專恃公共汽車，其經費，建築工程與經營，大部份依賴南洋華僑或已歸國的遷民與僑民。

汕頭是近代化的市鎮之一，其繁盛的起源，借重於南洋華僑者甚多。汕頭的市房和廣州廈門的市房有高度的相似。有許多是一層的樓房，樓底下做舖面，深一丈六尺。寬一丈二尺，樓底空處靠前面部份，作爲行人道，及貨品銷賣場。樓底後部是房子，那即是店。這個樓底用四

柱支起，前面二柱行路者俱能看見，後面則否。樓上是臥房，家人及一部份店員即住於此。據說這種建築的模型，是受葡萄牙人到汕頭經商以後的影響。葡商的影響尚不止於此，據說吸鼻煙的習慣，亦由他們傳入。樟林的鄉紳，有時出示磁鼻烟壺，壺蓋與壺面的花紋，頗有甚精緻者。吸時用小竹片自壺內撥煙少許，置於圓磁片上，然後以食指納入鼻孔，這些鼻煙壺，原來由葡人帶入，以後漸由本地做製。

汕頭某名紳，常與歐美商人往來，並常為他們所雇用。他是一個地道市僧，遇事沒有主張，惟洋人的命令是聽；雇主對於他，和主人對於僕役一樣。這紳士日日不得閒，一日之間亦甚少空閒，但其所忙碌者幾盡是替雇主賺錢的勾當。他是小康之家，屋內的陳設中西合璧，但俱未到好處。生活習慣模倣歐人，最顯著者是紙煙，撲克牌，咖啡，烟斗及白蘭地酒。此人毫無思想，對於本地的大事如繁榮的原因，遷民運動等問題等，俱不感覺興趣；但此人名譽甚大，幾乎家喻戶曉。我疑心歐商最能利用這一類的人，以增加自己的利益。當中外初通商時，歐人因言語不通，不能和中國人直接交涉，往往依賴初通英語的漢人作翻譯。這些漢人大致貧而不學，志在求利。我國的舊有文化既所不解；對於歐人的生活亦只模倣其最粗淺者。習俗相沿，至今彷彿成一特殊階級，前述某紳即其典型人物之一。

汕頭海關稅務司是中國人，但實權操於一位英國人之手，此某英人是酒仙，一日中只過幾  
清醒生活，餘時俱在酒中尋樂，但少見其大醉，因其有過人的酒量。此君鄙視中國人，

很少請中國人到家作客。雖在中國服務逾二十年，極少與上等社會有接觸的機會，平時所周旋者，俱是銅錢裏翻筋斗的人。他是舊式的「中國通」，將隨帝國主義而消滅。

招商局經理是一個有能力很認真的壯年。在他任事以前。汕頭的航運，每年俱由太古及怡和洋行分做。他組織航運委員會，邀請汕頭的重要進出口華商爲委員，因此對於貨品輸入及運出的需要，各商家均能明瞭，並可自行妥籌辦法，運費一如從前，並不增減，商人尤覺便利。太古及怡和，疑其暗中減運費，以圖和兩公司競爭。經理答曰：「我改良買辦制，請在行的商人自作買辦，別無更動。從前的買辦，自己不是生意人，但航運會的委員，都是做生意的，他們對於市場的需要，最瞭解並最關心。因此他們必能施行比較妥當而於大眾有益的办法。」

在樟林的華僑家庭中，有些人家有混血的男孩，但未見有混血的女孩。混血的男孩由父親送回家鄉長住，以期得到漢化的教育，以便將來返南洋時，在父親店中，管理業務。至於混血的女孩，常與母親同居，母親往往是南洋土人，大致因氣候太冷及語言習慣的不同，不到中國來。混血的女孩亦留住南洋，將來在南洋出嫁。混血的男孩在體質上，有時候可以辨識，但亦不甚顯著，其重要區別還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不過在樟林住久了，他們亦都染漢化，如無人特別指出，我們不能辨別誰是混血兒。鄉下人對於混血兒亦並不歧視，財產可以按習慣分配，婚姻亦不會遇到困難，祠堂內祭祖時，往往視同純血的後輩，一般的社交亦並無若何不平等的關係。

在樟林有些動植物是由南洋傳入的例如鱧魚，在各處小溝中都可看見。此魚狀如鱧魚，背翅有刺，熱天常於樹陰下或水邊歇息，有時上岸，上岸後魚身側起，可以向前跳動。

番木瓜 (Papaya) 簡稱木瓜) 甚普遍，鄉下人當藥用，據說未熟者，母親食之可以下奶。在廈門及在雲南蒙自，我都聽見過這種說法。

庭前所見的花草，由南洋來的有七種之多，每種俱比本地的植物長得茂盛，枝葉大，顏色鮮，惜不知學名。

南洋語言，在樟林無顯著的痕跡。因為遷民返國長久以後，慣用本地的方言，對於南洋各處的土語，自然逐漸忘記。

樟林的女子，在家照理家務，在外從事一切體力勞動，如挑擔，去草，割稻等。農不是主要職業，雖農業尚是普遍，但農業的收入，往往不足以供一家的支出，特別是華僑家庭。女子作工似比男子為普遍，一則因壯年男子，多數已在南洋；一則因本地的習慣，女子大概是操勞的，此地的女子，比我國他省的女子要勤勞些。本地女子是五足，身穿黑色短衫褲，往往梳一根辮子，頭帶圓形大簪帽，既遮太陽又遮雨。這些女子們，各種勞動都參加的，她們身體較健，又勤儉耐苦。華僑家庭往往以女子當家，頗能料理家事，並擔負各種責任。

留居樟林的男子，人數不多；平常所見者，都為老年及少年。有些少年由南洋返鄉求學，其他便是墮落分子，懶漢，無志氣者；這些無用的少年依賴南洋的匯款以謀生；染着不良的習